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

錢唐袁枚子才

答程魚門書

僕無秋不病七月間又痁作而伏炙小愈輒復瘠若槁木之枝書來道稚威定字化為異物病中聞此悲何可支惡予湛深經術僕愛而求見稚威則少相狎長相敬也懷奇負氣賚志以沒所著幾篇聞其見予以為不祥都拉雜摧燒之其人舉於鄉識道理或不宜有此魏文帝云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陸雲與楊彥明書云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覺近之思二公言益人悽愴記前年與足下約將刊所作詩文比來思之

此語終竟未是豈不知學與年兼深造可喜古人文字無自為開雕者然彼此一時正難泥論求心苟足待後無期孔子稱七十從心哲人竟婁倘再登大耋必不以七十自足也學者如牛毛傳者如麟角先為之傳以待後人可也若四十未足曰待五十五十又未足曰待六十云云不已溘然早至有子如彼無子可知其孰能祀傳之耶道家以形骸為宅舍神明為真吾文章者吾之神明也可不存哉曾子建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少陵亦有得失寸心之言先哲餘論當不我欺僕詩兼衆體而下筆標新似可代雄文章勁健奇氣言於論議金石序事微微可誦古人吾不知視 本朝三家非但不

愧之而已足下詩才幾抗衡雲文太紆餘仲宣同累然南雷下可雁行矣他學淹貫過僕遠甚願足下著一書垂之不朽正堪成其所長非因足下勸我止其觴而還醉之也介甫侍講來此執後進禮甚恭八十頹翁得此於天恭欽細莊其甚炯視媚行非復如前所見今且臥病精神欲辭之而去海內儔者又弱一个為人何以堪僕與足下離七百里一晤輒三四年彼此髮有二色矣才難之嘆知音之孤中夜彈指幾人尚在私心拳拳覺骨肉妻孥不如文字之交關愛較重近舉一男猶生氣絕區區者而不予畀天道可知然使有一卷書傳後則幽冥魂魄長逝無憾功勲子嗣都無所關此語要惟足下

信耳西風滿天伏惟珍重不備

與某刺史書

寄示詩四卷俱衰絰中哭中丞公之作具見純孝發于心聲然區區之見有不敢不自之左右者禮大功廢業又曰嬰兒哭其母何常聲之有足下斬衰之喪非止大功有韻之詩非止常聲以禮律之似足下在服中不得爲詩縱爲詩不得哭父古惟傅咸孫綽有服中哭母詩是時東晉清談禮敎陵遲不可爲訓自唐以來詩人林立孝子亦林立未聞有以哭二親爲題者蓋至親無文詩固言之文者也不文不可以爲詩文則不可以爲子兩者相背而馳故從來畫家無畫天者輓詩無輓父者劉勰作六合賦昔人以爲大愚若以罔極之恩而鋪陳

之。于。聲。調。之。末。是。即。書。天。賦。六。合。之。類。也。子。夏。免。喪。彈琴而不成聲足下未免喪握筆而已成韻異乎僕所聞僕。方。慮。足。下。性。耽。吟。咏。或。三。年。中。不。能。忘。此。結。習。偶。有所。作。亦。必。假。其。年。月。于。服。前。服。後。以。免。于。君。子。之。譏。而不。意。足。下。之。即。以。禮。所。禁。者。而。自。暴。章。之。也。韓昌黎于十二郎從子也其祭文獨不用韻蓋雖期功之喪亦有不忍文之之意滿足下孺慕不已故長言之長言不已故。咏。嘆。之。原。非。以。此。爲。名。也。然。果。合。乎。禮。以。得。名。尚。非孝。子。之。心。所。願。乃。背。乎。禮。以。累。名。又。豈。孝。子。之。心。所。安公。羊。曰。仁。不。勝。道。記。曰。詩。之。失。愚。此。之。謂。矣。足下盍取服中所作哭而焚之中丞公有知必以愚言爲是歟足

下者豈不曰三百篇中亦有陟岵蓼莪諸作不知陟岵者孝子行役之詩其親存也蓼莪者刺幽王之詩毛傳可考也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摯僕老矣隱岱山十年向所行爲不復省記然逝猶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求之或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夫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興或藏屈出入而後興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令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爲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

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衆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鈌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置牒尾即令某甲與某乙寧不省需索而免稽延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

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即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

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濶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歸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倂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賊上不詰吏有提吾胥吏者官

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于始而感于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賄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一切月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亟檄檄中人數坐之而待親裁差遣役亦坐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于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帑外胥俱能相促惟夫獄要弱子鄉民村戸不遠百里而來紮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

不爲之結于挾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旣舉首淸刑罰淸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臯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濫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旣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尚何懼哉以此牛疻痏而逞誅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所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學民加細荆而呼號不勝何事于部頒之具攢蹴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嘗臣榕而合綮蹠三木而無懾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覈

甚于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凛凛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獄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襍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提攜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快大公也勿故反聽訴者之苟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妄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戢勿交鎖練于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盤關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于典史必縣臨之衡其輕重辨木索之

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糙之跡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関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虚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

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劉衡之民宜分為六種者獄其次緊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抑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制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偎偏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栽也觀南史傅琰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繫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咎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

穀役僥者多民貧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戸而欲見之吾未見頑花戸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洒則細刋科則昭示鄉民防重耗則笑取衡平孕較一二滑無抑勒則浮取皆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紳士。凡今之閉門絫贄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于一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筐篚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失附下情亦自覺其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尊縉紳即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君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

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爲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閒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傔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眞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聽發而發必手書訪問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其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

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答惠定宇書

來書懇懇以窮經爲勗慮僕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思有所獻替而教言忽來則是天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僞雜出而醇駮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托足權門者以爲不居至

高之地不足以蹸轢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抵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為功即如說關雎鄙意以為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為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為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為即清廟即靈臺必九室必四容必清陽而玉藻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悞康成八寸策為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關之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可彼乎可此乎如[illegible]鬼神捫虛而已儻方怪

天生此迂謬之才後先嘵嘵擾擾何休敢再拾其瀋而以吾附益之乎閣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儒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虛漢儒偏于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絃矣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賤乎德成者貴乎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難僂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僕齔齒未落即受諸經貫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為六經之于文章如山之昆侖河之星

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滙而后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于昆崙星宿閒而自以為至足則亦未免為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抱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強顏閔以文學而足下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已知彼而亦為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答定宇第二書

覆書述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更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與端也戴聖贓吏也其命名未可爲據矣桓靈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贓私百萬馬融附姦周澤彈嬰陰鳳負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長闕之而已且僕之疑

經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爲非聖者無論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爲之幹蠱爲之幾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

漢王充曰著作者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爲優宋劉彥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宏之已足就有闡宜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詁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

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為足下補之足下謂說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為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即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即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為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沿襲者各序其事各值其景如烟雲草木隨化工為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說之如射舊鵠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跦跦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前賜讀大禮議六宗說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鄒京山嘗言之其指俱在其說更詳此豈足下有意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襲之襲二人傳而足

下不傳矣且僕固陳於經者也甫得二義已覺其襲倘從足下之言而惟經之是窮則足下之終日仰首屋梁所自矜獨得者不俱可危乎要之足下自問不能盡天下說經之書又不能禁絕天下說經者之口始毋以說經自喜也

答滋園中丞論排命書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爲叟排命傲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爲叟何人其賢于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即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皋夔隆貴人不言其命達其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皋夔理宜縱貴理宜平普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何如也世之人村氓里媪尼屯已極

偶一嘀求之與輿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并愈信讖禁宅忌之說此無他財貨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乍水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耶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也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支干始無復忌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數術之言一聯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本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

十八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古所稱知命者鄭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術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馨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說太多不得已托九流術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姑言之聽優伶者之亦無所為非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揚求教之意則此輩無識或借此嚇鄉愚誆騙公事靦然與士大夫抗禮是則王

制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衆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賈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答某明府書

書來慍僕不序足下之詩過矣僕豈特不爲足下作序并不願足下作詩詩之道主溫柔足下作令能柔其民即詩人矣不必于政外求詩若就足下之詩論之尚非索序時也以足下才敏不傲然行世而必僕序之求意中似有僕者然則僕不序足下足下必滋思而自省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何耶不求之于僕必求之于詩詩將日進僕序足下足下覽鏡自臧從此不求之于詩并不求之于僕而詩將日退愛足下者不當如是若夫隱約其詞陽許而陰非之又非朋友直諒之道也且足下亦知序所由昉乎爾雅序疏云序者序陳此經之旨也

杜牧答莊充亦云凡夫序者皆其人已亡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序之非生同時者也僕與足下同時生足下求亡僕又無所尊師僕縱欲序足下足下尚宜拒而辭之何反以不得爲慍耶大抵古人多自序求人序以重其文者自皇甫之序左思始至于李漢序韓則又序人文以自重矣足下之詩自作之自序之誰曰不宜若果能垂僕僕將求序足下不待足下求僕若云倚僕爲重則僕位庳望狹何足以垂足下而當代之爲皇甫者哉冠林立足下解慍處甚多其述往可也勿疑

荅蔣若生書

書來示樂府四章當即手絃而口歌之綠西行人稱鐵然未報書中有奉太夫人之長安將泊石城之語小人洒惜倣嬉瞻望弗及何子之忘之也比來聞足下成進士入翰林如獲珠慶大稱不慊嫉嫉然距躍三百伏念天之生才與國家之設官義本相因而迴而往往才自才官自官此無可如何之勢也然僕謂自斗食以上至于卿貳皆可假借惟翰林一官必待其人而后居之何也簿書期會因事見才期於適用故流品不嫌其雜若淸秘之職為　天子潤色雅頌裁制誥誥非學古入官者不宜一朝居且居是官者必已能為文章然後克稱

非如膠庠子弟博習親師尚可期以三年五年也僕壬申歲過揚州愛足下僧舍詩思其人苦不得見幸熊安亭為道區區夫崇鼎大瑣夏后氏之龍漦僕亦未之見也然聞其尚存則喜聞存其所更喜聞其登明堂而陳清廟尤大慰藉之情公也以爲惟我能先識則亦未嘗不出于私足下之入詞林也才與官合僕之喜也私與公俱故因秦樹翁人來而道書以賀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

錢唐袁枚子才

慰王麓園喪子書

足下毋以喪子爲戚按洪範九疇道五福六極甚詳無道子嗣者孔子衰年喪鯉哀逝顏淵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絶公羊傳註曰小宗無後當絶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夫當絶與無後古人明言之而不諱是有子與無子非聖賢道也說者動以無後爲不孝云云不知孝者人所爲有後無後者天所爲待天而後成孝非教也商臣盜跖皆有後者也得謂之孝乎鄧攸羊祜皆無後者也得謂之不孝乎天下蠅蚋雀鼠跂行喙息之物靡

不煦嫗鞠育孳孳愛其雛其心豈以爲後哉陰陽之生機使然耳人爲萬物之靈當以禮節之聞足下喪愛子毀過盲夏過矣足下之齒猶未也爲邑令邑中人皆足下子使子孫祀我不如使桐鄉人祀我于足下何憂且聞足下慈幼之道亦頗未善郎君甫周晬衣之貂食以參朮又引其癖瘍而投以諸猛厲藥此其愛也乃其所以害也夫明珠美玉天下之至寶也愛而僾藏之則全佩之褻之亦全卽棄之所因其辟無不全也若朝則濯於水暮則淬諸火夕又揉而摩諸脂日營乎撥必有一朝之敗兒寵過則驕其性愛過則弱其身不可不察也足下與日有子當思我言

舜不告而娶之說僕嘗疑之安有帝女下降九男同來而瞍竟茫然乎瞍即以替故爲舜欺矣彼象母與象獨不日擊而告乎舜乎堯爲何如天子而瞍能禁其妻舜乎瞍能禁之于娶前獨不能翻之于娶後而胡不即以不告爲舜非乎此與二嫂治朕棲之說同一無稽偶因論無後之說而并質之高明

與楊生書

僕豈不知夫論士者槪曰某也聰惜不說學耳某說學惜不虛已耳此其說殊不然論語曰敏而好學惟其敏故好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惟其學故知不足背者反是雖然有天焉天生林林者千百萬人不甚經意也生一人焉將使之不朽于千百萬人之中則必有意鄭重而以其全與之故過人之資者學之辯極虛之心三者常兼古傳人如列大坐席參錯相望誰則不然賢叔笠湖以生詩來讀之知生非偶然生者且云錫山俗好博揜生居其間不一遊目而惟詩書之娛愈知生非偶然生者僕不忍負天所以生生之意故觕摘來詩毫髮不

假意不能毋怯生之恍之也昨接手書相從如轉圜然後知生之得于天者大矣生年才十七耳僕如生年時絶不如生然則生如僕年時豈止勝僕也晉文公年十七得賢士五人枚臯年十七赴闕上書生非其等夷耶學琴者下指不協終身不能音天下事非天所寵者人不能強而襲之也生已寵于天應求寵于人而書詞慊慊句僕爲知已譽過矣夫從古前賢後賢相須而益彰者勢也然後賢之須前賢可緩而前賢之須後賢甚急何也崑山之璞雖無卞和其終發爲寶貴無疑也若沉檀死後之芬無餘風揚之則幾乎息矣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顧如僕所告生者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自

得之然則以生之才而學之不已安知其所自得者不更進于僕之所告耶僕老矣然私心若不欲其老者豈其想而有所戀于光陰哉良以著述粗成傳之其人之難也今而後僕其可老矣乎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而又畏後生以尊稚後生而躋之于天命大人聖言之列得毋小過然試思嘗日若無七十子則孔子亦不得有今日矣後生可畏耶不可畏耶生今之後生也挾可畏之具而又遇畏後生之人其將何以報畏者

答戴敬咸孝廉書

東鄉先生殉節前列其人原無假文傳者也既以文傳則不得不以文論僕前日摘其文之非選詩時興到語耳草草率抹過亦不復省矣足下特來護持東鄉不將前所摘者爲之折辨而但敘述明季處士之弊文體之荒蕪以推尊東鄉不越之功可謂善尊東鄉者也僕尚何言雖然僕釋褐早時文之學淺所見明季時文尤少如足下所引爾時講語今年近六十始得聞之東鄉能拒而排之誠磬惜其所排者乃不過李卓吾何心隱一流藏人所共藏之妖魅逐人所共逐之盜賊在昔文運晦冥時或以爲難而在今日視之似亦戴天履地之民

乘夷同然不足為東鄉異也足下善善從長為護持古人也見僕敢再多言以自走不仁之域哉乃求書因論東鄉而詆及蘇子美一賢求起一賢又顛使僕不得不瞿瞿然駭且疑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為主子美天災三疏侃侃正言似有德者其少也杜祁公壻之其官也范希文薦之其罪也韓魏公救之其所為主也賢矣所傳得罪詩排悖不傳無之與其集中諸咏亦頗不類安知非當時忌者如王拱辰輩為一網打盡之計造作排語以相誣陷與歐公帷薄不修之謗同一冤酷而足下信為口實欲以大辟當之恨其貶官猶為漏網嗟乎噫乎子美以一醉飽之過既不獲雪

于生前更不獲申于死後尤仁人之所痛也且足下以尊東鄉故波及子美因子美故怪及歐公亦知當時愛子美者寧止一歐公耶歐公所謂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蓋指邢公及范富諸賢也子美去而邢公罷邢公罷而范富諸賢亦罷是子美一身之黜陟關繫歷一朝之盛衰而足下以護持東鄉之故忽生異議并諸賢一切抹摋恐東鄉有知亦必踧踖不安于地下也再考周公孔子驅爲奴乃是王荊公之詞即使眞有此詩與子美無涉而况詩人放歌多不可爲典要杜少陵聖于詩者也亦有孔丘盜跖俱塵埃之句夫齊孔跖亦何異于奴周孔然而未聞古之人有非少陵者則亦不以辭害

義也從來人心之不同論古尤甚一孟子也而皮日休尊之溫公非之一揚雄也而昌黎尊之東坡非之誰從乎誰信乎孰是乎孰非乎鄙意以爲尚論者必發千古不可不發之難而后可以自存其說其他小小是非有傷賢者則或爲時代所隔或因稗史而訛我輩疑于心不必見于口見于口不必形于筆形于筆不必亟爲文東鄉文字之疵自有公論僕因來而足下故率意筆之誠過也而足下洋洋千言將爲可傳之文以痛斥予美則是效吾尤而又甚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願足下即以愛東鄉者愛予焉可也僕之心即足下之心也

答尹相國書

枚愚不能傾厥身使公絶投杼疑又不能以自隱無名爲務累公思心潭潭廑苛危言讋懾震動之枚始而瞿然曰公思我不知我繼而恰然曰長者大人之愛嬰兒也豈待其有疾而后憂耶其平時之燥濕寒暑蓋無時不虩虩也且近前猶可耳離之愈遠則憂之愈深公之于枚[illegible]寧類是雖然兒壯矣有疾以貽長者憂不可無疾而不能以無疾之故曉長者解其憂尤不可枚固不然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公之不欲枚坦邪也將以枚不足爲君子乎抑不知今爲王者之世乎枚乞養山居原不敢望履舄于公之門矣

而公挾師傅之尊強召之宿留之出詩文以唱喝之所以然者牙琴相應啓予者商公之近枚者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世人不察但見公紆尊降貴有意其存之遂謂公寵枚縱枚過譽枚聽從枚而枚于公前之不乞一恩不干一事不妄一語不受一賜者則非外人之所得而知也于是眈眈然環起而睥倪焉嗟乎嗟乎是何異關猿檻鶴偶一玩弄于王公貴人之前旁觀者疑若許榮極耀而跳掷猿鶴之心以爲有苦而欲逃也久矣枚爲公故招人多言公又爲人多言故加枚訓詞恩勤不已祗益爲累謐亦淡然夬夬也而聽其相忘于江湖之爲安也故說者又謂别居故宜加譴是言也枚尤

非之夫因弱居而加護將必因斷其而大經也是矣可
也今　聖世雖興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士君
子乃戚戚嗟嗟如含瓦石不與無病而自灸者等乎然
而公之心校亦知之公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猶抱安不忘危之志乾乾日昃師弟契深吉
凶同患校倘頗懨必先累公公之戒校者又公之所以
自爲而非爲校也然校每見焚輪之風拔木而不拔草
者何哉其質微故其身易安耳而況天下禍福榮辱之
權操之者　天子贊之者相公公爲相公贊　天子自
有大中之道術物不施海內人方倚公如泰山之安而
奚有于一閑門垂老之門下士夫何憂何懼倘公不見

其大不深惡其人而徒抱慈心呰口逢奇聲人便諄諄聒耳彼不知者將疑枚必有大無狀事積于公心而代之憂危不已求爲人所陷先爲人所輕殊非愛人以德之義昔人疑孔明文采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陳壽以爲孔明與衆人凡士語不得不然枚謂衆人凡士而公之丁寧則已過矣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故不覺率爾一言

與邵厚菴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詩文之道寧苟作毋苟許不知而作烏知其不後有進也非所許而許焉將惑於是矣是不可不辨也枚嘗核詩質而核文駁何則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後之人雖有何無稱尚可采錄若夫始爲古文者聖人也聖人之文而輕許人是誣聖也六經文之始也降而三傳而兩漢而六朝而唐宋苟正駢散體與枘說要其歸宿無他曰循名思義而已名之爲文故不可俚也名之爲古故不可時也古人懼焉以昌黎之學之才而猶自言其迎而距之之苦若未有絕學捐書而可以操觚爲爾者枚前席聞與茶村文太守色不

許我以見彼文絕少未敢爭之固辨之疾今賜變雅堂集讀之文之未是又安論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尚不至于艸亡木卒者亦有故焉當鼎革時諸名士流離江湖結社羣居足已而不學其諸老先生多晚節不臧儆然病乎已遇勝國士人爭羅致燠咻之冀免其清議而其時晉稱逸民者遂乘其虛而刼焉往往躧破履登高座居之不疑以爲李杜韓蘇指揮便是既無蒯怵之苦心又無規友之磨切借國家危亡盜竊名字盜不止茶村然也使生今日文教昌熾之時荆楚一傖技止此乎久没没矣孔北海曰今之後生喜謗前輩所以然者爭名故耳枚雖不肖必不爭名於茶村願公且置茶村

之得失而先考古文之源流久後見獲何如

答友人某論文書

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和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爲弓和非不能爲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夔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爲四科判爲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已秦學不兼方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爲之沿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歷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决意絕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爲元白好韓柳亦爲徐

頃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務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殆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惧也夫藝苟精雖承蜩書奕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又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爲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擬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在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尚未深歷故疑與我爭名者在在皆是而獨震於考訂家瑣屑斑駁以爲其傳較可必耶又疑詩文之格調

氣韵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簡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渺視乎其所已知者而震驚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爲詩人爲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學從一而深造切泛涉而兩失也嗟乎士君子進足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爲傳也乃不能爲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爲國家立萬世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并不能爲游徼嗇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于蠹簡中狹矣然僕竊喜自負者王荆公云徒說經而已者必不能說經僕固非徒爲

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共容有間乎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怱怱少暇入春求歸妹於揚州竝日資婿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自所懷以諍足下竊謂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狹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没而襍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令百家同冗又復作時

藝弋科名如康昆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于麗褥以自浼過矣盍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詞賦勝莊列以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為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苟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illegible]詭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蔚尖之累者也偶有所褋

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壇樹旗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衛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戶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遲矣足下擅鹽筴名居淮南之四衢四方之士于于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鹽筴談或陰陽星歷醫卜日集其使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僭乎爲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不覺耳目心胸皆欲觀五都而遊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

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奧而拒專門者之誅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又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皋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為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非其駢焉者乎易曰潛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為有用而駢者為無用也足下云云蓋震于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推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

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為奧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為句或數十字為句拗之練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訣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益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吾嘗謂韓柳為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為也惟其不屑為亦復不能為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為關

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以至賁周易修春秋豈皆沾沾自喜哉時至者爲之耳若欲胃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爲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書必將召崔浩刊史之災熙寧僞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于此有人焉發衣大招猶以孟軻韓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夫物相襍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耶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乎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于

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諸書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襲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憔形容一石之荷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齒而韓且推之毀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即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猶見足下于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于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行與言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爲精以文論則莊屈爲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于古文矣而

足下不一肆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面而語爲貞諦而時時作學究藥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爲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絕不類選體而以之勸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綿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護之過堅僕愛足下過于綿

班安得不刑爲忠臣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初一日接手書所論駢體已是不復置辨論古文與博學猶有疑之見存妄得不再申之夫古文之宜博非足下之所謂博也韓子稱其書滿家而六經外不過子雲相如屈原太史而已柳自矜旁推交通而六經外不過穀梁孫荀莊老而已此外非所博也足下之言曰昌黎以陰陽土地星辰方藥未通爲愧故將通之以合乎昌黎之說不知昌黎果通之而後爲古文乎抑終於未通。而所以爲古文者固自有在乎。其詞曰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非曰必通此而後爲古文也僕所論者古文非論大賢君子也足下能爲大賢君子而又能爲古

文僕雖不見微月提然而有以知足下之不能也何也足下之博不博未可知而足下文之古不古則可見也求其不古之故而不可得則不得不告其所務之駁所貪之多譬如侍病者見其沉痾之未瘥必疑其藥眩耶某食哽耶若果不善必聽其放飯流歠而不問矣僕竊勸足下勿務雜學足下亦宜深自反而猶執前說爲斷斷是何不相恐之甚也古徐之才裴子野何賛寧能通雜家而古文無有韓柳歐曾不能通雜家而古文實傳僕知足下二十年知足下之能爲裴徐爾能爲韓歐爾必謂足下能裴徐又兼韓歐則求敢也張平子學窮造化而其言曰官無二業事不並濟譬長則背短天且不

能兼而況于人乎傅武仲身列文苑而其言曰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于音陸士龍文思才多而其言曰夯目者尚矜慽心者貴當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大戴禮曰君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尸子曰同能不如獨勝管子曰雜物不為牲雜學不為儒足下方務博以為古文而于諸君子之言如尚未見者又奚以博為

與薛壽魚書

談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孫必欲推而納之于必朽之處此吾所爲悁悁而悲也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子之大父一瓢先生醫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祿僕方思輯其梗槩以永其人而不意寄來墓志無一字及醫反託于與陳文恭公講學云云嗚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傳矣朽矣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聖學莫如仁先生能以術仁其民使無夭札是即孔子老安少懷之學也素位而行學孰大于是而何必捨之

以他求陽明勛業爛然胡世寧笑其多一講學文恭公亦復為之乎余心猶以為非然而文恭相公也予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則名高而布衣挾相公以自尊則甚陋今執途之人而問之曰一瓢先生非名醫乎雖子之仇無異詞也又問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學乎雖子之戚有異詞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傳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傳先人得毋以藝成而下之說為斤斤乎不知藝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藝非道貌襲之道藝兩失燕噲子之何嘗不託堯舜以鳴高而卒為梓匠輪輿所笑醫之為藝尤非易言神農始之黃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領之其道通于神聖今天下醫絕矣惟講

學一流轉術未絕者何也醫之效立見故名醫百無一人學之講無稽故村儒舉目皆是予不尊先人于百無一人之上而反賤之于舉目皆是之中過矣即或衰年無俚有此附會則亦當并逆書之而不可盡沒其所由來僕昔疾病性命危篤爾時雖十周程張朱何益而先生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僕所以心折而信以為不朽之人也慮此外必有異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壽世者輯而傳焉當高出語錄陳言萬萬而乃諱而不宣甘捨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學中未必增一僞席而方伎中轉失一真人矣豈不悖哉豈不惜哉

答某生書

春間寄所鐫雕蟲樂府來僕至今未答隨接手書至于再至于三不知僕所以不答之故而以前書未到為疑然則僕敢再不答以陷足下終身不知之過哉古之人無自鐫其文者今所傳諸集皆當時之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代為鐫傳之非夫人之所自為也晉相和凝鐫集百卷人多非之足下齒猶未也不必為和相之所為然既已不求益而欲速成矣則必使字帖何妥可幾于成而后即安不可使人開其集名而先啞然笑也夫使人笑其命集之名則將不復觀其集而束之高閣求名失名為計已左雕蟲二字見考工記樂府二字見霍光

傳足下合而名之於義何當若曰謙詞云爾則將來足下之詩目多謙曰謳名樂府曰雕蟲名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又曰雕蟲乎莊子蟲天之道何太紛紛也是詩也僕久已謬之尊集矣足下不以爲然亦宜往復辨難使僕嘿無所答而後仍其原名固未晚也今一無商推而卽鑴傳之又寄以曉示之疏耶慢耶揭吾前言以爲大愚耶半閒堂一首去後二句味較深亦曾錄之尊集矣足下又不以爲然而仍鑴其舊則是僕所獻替于左右者竟一無可也夫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以鄭康成之名之學而邴原終不以爲師此固兩無所妨乃足下既不避千里而來師僕矣凡所獎

揚詡余觴之以耀于人師其所是而不師其所非將此足下之取師在于標榜阿諛而不在于聞道祛惑也古之師人者不如是古之爲人師者不如是學問之道若涉大海其無涯涘僕老矣不復求名然文字間苟有一字之商雖幼子童孫必虛已師之而不敢自恃足下拒吾言果別有遠識可以佐晚聞而啓老瞶諸許其未死時早教之俾得返東脩改名紙趨門外以俟爲文中子年十四王孝逸白首北面僕之師安知不在足下

與朱竹君學士書

枚不才不能迂其身小留館閣與當代之賢人君子黼黻隆盛又早乞歸不復簪筆長安望見名公卿履舃每頊頊不得意然聞聲而遙相思者若動于天焉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公昆季以文學卓行同翔天衢為海內所瞻服公又求修其躬志古人之所志學古人之所學士林中雖不齊其口異音同歎江南高才生為枚所目色者不北行則已苟北行試京兆禮部必一一被公羅取枚聞之謂噫也鄉以為文章之公論果如是其有定也文章之主持果如是其有人也雖然枚當知公公不當知枚何也天之卿雲朝陽之鳴鳳雖山澤之癯仰而

窺所共見者也若夫江湖間老物散材要惟耦居者知之其高而趯於天者未必降階越境以存之也不意秀才陳熙來道公問枚甚悉進士程沅來又道公爲護持枚故挺身說人啗枚之與公名紙未嘗通也謦欬未嘗接也縱左右之人妄有稱引又安知非阿所好以誑公而胡乃徇私若是然則使枚覺幸而得近顏行布露所蓄抱三十年者進拜獻於中衢之車下不知公之矜寵而教誨之者又將何似也昔孔北海爲楊彪後類裴臨州爲傅蘭碩通兩家之好皆卓卓史冊間然皆先狎交之後覆露之較公之未見其人而爲之道地者果孰賢也枚年逾五十闌然而齒隋矣當事風裁言言亦雅所

于加委化任天百罪頹廢惟徹賢感知己之意老而不衰恐旦暮溘然死抱恩不知之憾又恐公挂念猿鶴未審誣諉效否仁心拳拳故適一函告平安而抒報謝願見無日我懷如何

答朱竹君學士書

仲夏讀執事書錯落奧衍愛執事之文之古若言至意敬執事之心之古道枚冠長纓試京兆時曾早目之正如執事之仁風枚亦早耳之也三十年來兩相思兩不知天若欲兩人者相見而使執事持節來又若欲兩人者不輕相見而使見訪時枚又避宅他適也乃故鬱其心又闕其意見以誘其所欲言者而餌之兩相益乎書中以隱目枚似非知枚者當今天下有道枚何敢隱卽或希蹤巢由而巢由者聖世之佾民非枚所慕枚鮮兄弟母老以是辭官非隱也若暢以韜晦使人不知其美云云斯誠也得毋有絀息媯以謚楚子者乎枚聞之報

然不覺汗之覔趾也枚伏處山中朴蒙孤陋與村氓居如女子然既未嘗搔頭弄姿招塗之人而曰余美艷亦不能滌身毀形赫塗之人而曰余不美也而隣母見愛猶寄聲閭中而訓之曰汝何故冶容汝得毋誨淫彼妹者乎將鑿壁而何所謝過耶枚犬馬齒哉月食斗米不識夫何為哉亦安居以適性理思以卒業而已矣若夫避傷之說枚不謂然傷非搦孔之所能避也枚何人能避傷乎夫被甲者所以防矢之至也求發矢石之場而家居被甲固不可也古今來枚夜傲而傷韋元恭而亦傷安仁惰而傷樊虎貧而亦傷守宙聞皆傷機也聖人知其如此故以未濟終篇而于乾之文言則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雖聖人不能不退不能不亡但能不失其正而已宋明帝戒王景文云有心于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但人生自應卑慎行已用心務思謹惜斯言也枚終身誦之執事無憂焉雖然枚亦何足當執事注存哉傷一匹夫與世何損王者之民嗥嗥如也聽其自存自沒可矣執事官清要負萬夫之望正須隆栐彰施使天下人共仰其美沾其美而後可以酬 主知不負所學倘亦隱美避傷而欽欽作自全謀則毖業業勝人望休矣豈所期于長者大人哉枚聞昔我貨者願與我市剌我行者願與我交枚感執事願交之義而愈引其願交執事之心故借執事規我者以

規。訛。事。

附來書

戊午之秋八月十日先生冠長纓立貢院牌坊下自
誦其試文時常熟趙先生貴形自能門出就先生語
時鈞年甫十齡一望見識之後長大相聞不復見二
十五六獲爲館中後進先生方出官江之南聞其風
采所至治聲既問抽手板引去卜築于古金陵以金
石關書蒙于江山之間自謂循吏儒林隱遂三者兼
之鈞心蔡其意趣以爲近今未嘗有也鈞自問無所
知識然間志乎古不逐逐于流俗者身雖不能未嘗
不心敬之而流俗之人猶蒸不同反懶轉與之爲難
身雖無權與勇求嘗不很毅然趣而辨且正之此鈞
之天性北方之思出于同然不知先生何所聞而曲
獎之也鈞來得間先生梗概于魚門暑許竊願有
所進者習于之處世不可亦人隱而示人尤未可也
解場之鶴桌于林而人或傍其羽縱其未傷知其羽
之美而傷之至若夫鳴鵬鶚鵠人執從而知其美
耶鈞竊輒光生之使人不能知美也非冬過許隨
問不得見投剩假恨而去如有所失大者固類見尤
鄙得侍北于不有一談其累年之求得見也辱再賜
于書恭學出問尚皆鈞出鄰始獲譏之盂陋所尚又

未遑即啓徃來于心欲一致其區區而言之不知其
起止頃將往灑叙間不能已于言輙敢陳之餘所以
書奉

答尹似村書

昔來怪僕背宋儒解論語若欲關其口而奪之氣者僕頗不謂然孔子之道大而博當時不違如愚者顏氏子而已尚若宰我智足以知聖人終有得失過庭如子思私淑如孟軻博雅如馬鄭俱有得失豈有千載後奉一宋儒而遽謂孔子之道盡是哉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苟其得雖淺淺之窺子歎之而心通苟其失雖亞聖之顏閔瞻之而在後宋儒雖賢終在顏曾以下僕雖不肖或較窺孔子有餘安見宋儒盡是而僕盡非也西漢傳經各有師承各自講解以相授受最為近古東漢好名何休

鄭元趙岐之流始為箋註門戶儐興然猶在名物象數間耳未有空談心性而不許後人參一議者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使宋儒而果賢也有不審問者乎有肯自用者乎若一聞異己者而即怒是婞很不遜者耳烏乎賢今有將鬻貨至長安者雖五尺之童道市聽其擇價取庸而問路可也有賤丈夫焉壟斷而把持之以為非出乎已不可清明之吏必嚴禁之今之仁義道德貨也聖賢長安也周孔之書路之昭昭者也漢唐晉宋諸儒皆可以擇價取庸而問路者也必欲抹摋一切而惟宋儒是歸是亦田儈市儈之把持者而已矣古之人往往有始願不及此而後人報

之已過者關忠武忠于漢室此其志也豈料後之隆以帝稱哉宋儒關箇用孔此其志也豈料後之誣爲令甲哉且安知其著書時不望後世賢人君子爲之補過拾遺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聖人之道乎自時文興側科立大全須遵之者貴悖之者賤然後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使如僧誦經伶度曲而後止此非宋儒過尊宋儒者之過也今天下有二病焉屑屑者習常蹈舊猶且不暇何能別有發明其長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獵而不肯曾不避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功令也功令之與宋儒則亦有分矣僕幼時墨守宋學闇講義畧有異同輒掩耳而走及長讀書漸多入理漸深方悔爲古

人所囿足下亦宜早自省毋亟抱朱儒作狹見謏聞之迂小並毋若僕聞道太晚致索解人不得

再答似村書

覆書道爲後學者不宜排前儒此又悞也夫排之云者擠而奪之之詞也將立說而先懷擠奪之心則其心術已偏而其說必悖僕雖貪月食斗米不謀尚何敢于兩廡特豚之饋而爲是喋喋哉所以然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尚不相悅孔融執子孫之禮事康成而于麟鼓郊天之說則直斥其臆造君子和而不同理宜如此此非所謂排也足下又問似村背宋儒將何以應試弋科名則更悞矣科名者出身之末也學問者立身之本也三代後立身之與出身分也久矣學校廢言揚行舉廢辟召徵聘又廢士君子出身舍科目其

奚從求科目含功令其奚從今孔孟復生其務科目而尊宋儒無疑也况似村乎要其胸中之黑白必有昭昭然不同于俗學者矣韓昌黎唐進士也其言曰爲今進士文章下筆大慙昌黎肯慚所以爲昌黎雖慚肯下筆所以成進士似村且慚且下筆法昌黎可也而何指南之問爲宋儒之學首嚴義利之辨講學義也决科利也宋儒當時早知後世以其學爲干祿之書則下筆時必恥爲之似村乃因科第而尊宋儒豈誠尊宋儒者乎竊以爲今之誠尊宋儒者莫僕若耳夫誠交友者忠告善道有過必規誠事君者繩愆糾謬納之于堯舜僕讀宋儒集註决科名得有今日常愧無以報古之賢人故有

一知半解必標出之爲宋儒補偏救弊以俟後之君子

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果悲宋儒于九原必以僕爲諍臣畏友感謝不暇而似村乃嘗其好翹人過以爲名高不已譏乎總而論之漢唐晉宋諸儒俱有功于孔子俱爲僕所欽畏宋儒立身亦卓卓可師然僕于漢唐諸儒無所辨而于宋儒有微詞者何也譬如易牙烹調之味其不強余食者亦淡而置之矣若朝饔夕飧非此不可則不能震其名以爲彼治味者易牙也惟有縮額猛吞而不敢一加揣嚌僕之不能不揣嚌道味僕之過也若夫以決科之私心作衛道之公論非僕之所敢出也顧似村尊宋儒可

不尊朱儒亦可尊朱儒而不善尊朱儒則大不可幸三思毋忽

與程瑤圃書

綿莊寄足下與彼之札來道顏李講學有異宋儒者足下以爲獲罪於天僕頗不謂然宋儒非天也宋儒爲天將置堯舜周孔於何地過彼隣叟而忘其祖父之在前可乎夫尊古人者非尊其名也其所以當尊之故必有昭昭然不能已于心者矣若曰人尊之吾亦尊之云爾是鄉曲之氓逢廟必拜者之爲也非真知所尊者也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實乎尊其名非僕所敢知也尊其實則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與人所以不尊之故兩者參合而愼思之然後聖道日明不宜一聞異詞如聞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黃氏日抄稱呂希哲習靜

其僕夫溺死不知張魏公自言有心學符離之敗殺人三十萬而夜臥甚酣宋學流弊一至于此恐周孔有靈必歎息發憤於地下而不意我　朝有顏李者已侃侃然議之顏李文不雅馴論均田封建太泥其論學性處能於宋陸外別開一徑足下不許其本末不判其精粗不指其某也是某也非而一言以蔽之曰詆宋儒如詆天吾以爲足下非善尊宋儒者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宋儒而子路也聞顏李之告必喜而足下代爲之怒者何也且足下并非善尊天者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人憾天地而子思許之人憾宋儒而足下不許又何也足下之言曰無宋儒吾輩禽獸而

木石矣尤悖也足下亦思漢魏晉唐無宋儒其間千餘年皆禽獸木石乎亦思以孔子之聖不能挽戰國之末流而以宋儒之賢乃能救後世之習俗乎足下懼獲罪于宋儒而甘心獲罪于漢魏晉唐之儒并甘心獲罪于孔子者又何也夫至獲罪于孔子乃幾幾獲罪于天然而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足下無宋儒乃自比於禽獸木石僕能决足下之必非禽獸木石猶之能决宋儒之必非天也恭而無禮悖莫甚焉足下與紲非辨僕過而有言者非助鬭也僕以為聽訟者必使兩造畢其詞而後斷焉若抽戈結纓勢若將訟聽者便關其口而奪之氣雖父子相訟亦不必若是之袒且遽也足下守宋儒

太狹詆顏李太遽竊以爲不可故存其區區

黃東發親傳朱子緒餘而日抄中頗有微詞其他門人朋友各有與同劉靜脩大不喜中庸注自爲論以駁其師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泥人物而一之者非知性者也慈湖楊氏疑大學誠意試悖論語毋意之說陳止齋以爲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而一概以爲淫奔偷期之所竊所未安南軒以註毀隱爲牽強伯恭以任道統爲吝驕宋金華尤恪遵朱子而深不取劾唐仲友一事以爲唐乃台之循吏特爲補傳以補元史之缺此皆朱子一門戶中和而不同者也況門戶以外者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大賢于蕘舜且然而況宋儒乎善尊朱儒者宜知之教刑自

再與張園書

第二書論朱儒得失論正而氣和方知前札未盡招人之疑然朋友切磋不嫌往復僕以爲後之貶朱儒者皆講學而欲爭其席者也僕非講學者於朱儒乎何爭然胸中之是非不敢不辨朱儒宜辨尊朱儒尤宜辨事父母事君且幾諫矣而況古之人乎足下所引朱儒謬悞者數端皆昔人陳言不必再摘吾以此知足下之心得者少也就中所稱格物宜兼窒欲一語僕又非足下而是朱儒夫聖賢學問自有條次所貴乎格致者如人行路必先問程途郵驛當問路時雖至愚者有何成見雖至貪者有何越思而何欲之可窒乎窒欲即正心誠意也若

格物之功已兼銓欲則誠意正心爲贅語矣要知聖賢格致之時未嘗非誠意正心時也亦未嘗非修身齊家時也恐其悞誠悞正悞修悞齊故格物以致其知耳若必待其理窮知致而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也固已晚矣天下有心不正意不誠家不齊身不修而攝攝然曰吾方格物吾方致知之人哉然則大學曰而后曰必先者其行文之道如是讀者不可泥也王文成格庭前竹七日不悟生疾遂求良知而詆宋儒不知物有本末大學已明言之文成不格其本而格其末於宋儒乎何尤若謂有宋儒而死節者多則與孩童之見無異史冊所載死難之人或出于武夫悍卒或出于匹夫匹婦其人

皆耳不聞宋儒名目不覩宋儒書者也而何得以爲宋儒功也人動稱六朝爲放達不知說禮家如賀循袁準范平輩虞喜精深該博劉超鍾雅于蘇峻上殿時猶授孝經論語劉阿稱不束帶不敢答兒之呼其實學如彼其實行如此乃不能與宋儒一較伯仲吾之所不解者一也六朝尊蔣帝至於南郊晉魏尊康成至於王肅一詆而死今將使無廟學者不知康成爲何人而其鬼亦不靈此僕之所不解者二也古無詩韻毛詩周易離不含嚼宮商周顒陸慈偶創一家之韻數傳失眞唐人班爲功令以一天下之音而宋儒竟遵之以叶文王周公之詩此僕之所不解者三也時會所趨氣運所關功令

所束習俗所囿但順其當然而不必叩其所以然則僕與吾子之辨息矣

答洪華峯書

頃接手書讀古文及詩嘆足下才健氣猛抱鵠夫之摹而又新學許河學士之學一點一畫不從今書駁駮落落如得斷簡于秦塵石壁間僕初不能識徐測以意考之書方始得其音義足下真古之人歟雖然僕與足下皆今之人非古之人也生今反古聖人所戒然而古有當反者有不當反者假作篆籀寧不溯所由來此古字之當反者也既作行楷何忽變其面目此古字之不當反者也足下作楷法而以從爲[illegible]以頁爲夏此在冷居人碑中容或見之而在歐虞諸大家所必無者也韓昌黎云欲作文必先識字所謂識者正識其宜古宜今之

義非謂据摭一二怒富不禁而亟亟暴章之今南海碑尚存昌黎書法班班可考三代上重文不重字保氏所掌原無異同自秦失其道斯邈之徒紛然造作漢儒寫經竟有賄蘭臺令史以偷合其私文者故叔重進說文伯喈刊石經亟爲令甲原非得已卒之篆變隸隸變楷楷變行行變草風氣所趨日就簡便使許蔡生于今日亦難執所刊定以相拘閡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以聖人之尊冕之重尚且從時足下爲唐宋以後之文而作唐宋以前之字是猶短衣楚製而猶席地摶飯捧爵人之機厥不已悖乎且夫古字之與今字固有分而古俗之與今俗亦宜辨如寫雙爲雙今俗也

誤也若以娭爲嬉則古俗矣庸何傷乎寫褒爲衵今俗也誤也若以迻爲移則古俗矣庸何傷乎足下厭故喜新必欲泥古以相恫喝勢必讀穆天子傳寫長寶爲屍讀詛楚文寫親戚爲敹戚讀書愈多矜奇愈甚任自對策。王廷諸衡文官必無好古如尚河者少見多怪徒遭駁放。顏元孫最辨字體而干祿字書首言說文難據宋子京最精小學亦嘗笑楊備模倣古文尚書釋文人呼怪物足下之病得毋相類且足下文果傳耶雖字畫小差而後之人必有爲之考據字書校正重刊者足下文果不傳耶雖鑿鑿古法而後之人必無因此相欽肯當作字書讀者足下不古其文而徒古其字抑末也

上笥河學士一百十韵搜盡僻字僕尤不以爲然詩重性情不重該博古之訓也然而如足下詩不足以爲博何也古無類書志書韵書故三都兩京各矜繁富今三書備矣登時闌入無所不可過後自讀亦不省識即識之亦復何用韓魏公稱王荊公頗識難字荊公終身以爲恨中庸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然則人之爲詩而遠人獨可以爲詩乎要知五味六和十二食非不多也而工于爲易牙者不盡調也本草九千九百種非不備也而精于爲俞跗者不盡用也畫鬼魅易畫人物難足下能思其故而有得焉則于道也進矣

答彭尺木進士書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詩云云似乎文山不過楚黃道人便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干居士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后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古來不能了生死者豈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發生送死人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爲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爲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于貪生畏死之一念縈結於胸而不釋夫然後藉作指悔故反其詞以自解此洪鑪躍冶非于所謂不祥之金也其于生死之道了乎

否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于子路之問萌芽初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蠲之度外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蠲之度內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蠲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即出位之思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舉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求釋迦與夏畦之厲鬼罔一虛無有與端之虛名無與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爲也試思居士孫

稽二十年自謂深于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爲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蓋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于人居士學靜寡欲有作聖基惜于生死之際求免有已之見存致爲禪氏所誘有所慕于彼者無所得于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沉大化中不懼

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奚必叛而他適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臟汙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附來札

拙詩承不鄙棄爲正其得失何見先生接引後進惓惓無已之盛心敢不拜受經世出世趣各有在皆文信公在燕獄時遇楚黃道人受出世法始得覺然于生死之際故其詩云誰知真患難忽遇大光明又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斂手即神仙其語具集成可覆按也先生英穎根性所未留意將獨此一着耶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其可以人生一大事而垢之度外乎願先生之更有以教之也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前書言一身之生死復書變而爲一念之生死如被追者捕來竄匿則排闥洸洋中佛書伎倆大概爾爾所云生死者一念之積也今之微聲遠色者是也必窮極之至于無思無爲而聖人之下學上達即在于是是尤惑之大者不可不辨夫生之所以異于死者以其有聲有色也人之所以異于木石者以其有思有爲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其所視所聽可知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見義不爲無勇其有思有爲又可知也居士必欲屏聲色絕思爲是生也而以死自居人也而以木石自待也雖然居士其果能未死而死非木石而木石

乎夫槁木死灰不自知其爲槁爲死也以其爲灰爲木故也人則何能哉自覺其爲死灰便非死灰矣自覺其爲槁木便非槁木矣而其似死非死求槁不槁之心終日湎懸蕩側而不能自禁則方寸中乍氷乍火天之僇民莫大于是周孔之教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學射御習絃歌不一日放廢其心是以多學而識下學也一以貫之則上達矣強恕而行下學也從心所欲則上達矣下學上達未有捨倫常日用而高談元妙者宋儒元學佛後學儒乃有教人瞑目靜坐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皆陰染禪宗不可爲典要居士道傑未能寡欲未能立大體且殺爲儒釋之爭嚚過矣夫論天下之是

非者不計其人之賢否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孔孟此言專爲中人說法大爲之防猶之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必待孔子而後絕異端必待孟子而後距楊墨則一聖一賢孤鳴嘐嘐無父無君之教將充衢塞路而人無是非之心亦不得謂之人矣今有禁人食野葛者或且嘗之曰汝未啖八珍而何禁我爲有笑人衣棘刺者或且嘗之曰汝未衣狐貉而何笑我爲夫八珍非不當食狐貉非不當衣也而野葛之不當食與棘刺之不當衣更有甚于八珍狐貉之當食當衣也則盍聽其忠言而且緩其反斃也且寡欲之說亦難泥論孔子食不

厭精膾不厭細未嘗非飲食之欲也而不得謂孔子爲飲食之人也文王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未嘗非男女之欲也而不得謂文王爲不養大體之人也何也人欲當處即是天理素其位而行如其分而止聖賢教人不過如是若夫想西方之樂希釋梵之位居功德之名免三塗之苦是則欲之大者較之飲食男女尤爲貪妄僥願居士之寡之也居士又以死生之際不戀不懼諄諄相勉所見尤非張楚企居之逆賊也臨斯謳歌趙鼎宋之忠臣也貶嶺南晏然出滌子之所傾齋戢瘵曾子臨深履薄惴惴甚焉而稱陶潛之語孝睿者因居士借生死相恫喝故引而破之而非敢以爲理之至足者也鴻鵠

高飛而羅者猶視于藪澤悲夫至于由求實在曾點之

上有論語解四篇他日寄覽

附來札

儒佛之相爭久矣儒之不能援佛而歸儒猶佛之不能援儒而歸佛也則亦各行其志可也然來論所云實有未盡部懷者收復相際其論前所進生死之說非謂生前死後云爾也乃謂現前一念生死之心耳生死者一念之發也一念者生死之本也何者是現前一念生死心仰今之微色逐辯硬稱分別乍起乍滅者是也所謂了生死者非謂其不生不死也乃窮極現前一念生死以至于功積力久一旦縱然起滅情盡則無思無爲之體可得而復也在昔聖賢所謂下學者學此而已矣所謂上達者達此而已矣先生于佛所不喜聞請言儒者之道儒者之道以寡欲爲要先生已能寡欲吾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先生已能立乎其大者否若猶求也且可勿論儒佛之是非而姑先究吾心之是非可也郭李功名豈必無補于世然而君子所性不存焉不然叡氏劣于管晏由求過于曾點矣了此則文山之語又何疑

乎承示諸陶兩言誠能質而體之于生死之故亦思過半矣雖然不以嗜欲爲累而立乎其大者其遂能殀壽不貳乎其遂能不惑不懼乎先生既以言之惟先生始之終之紹介不敏願執鞭以從

答洪稚存書

明吳甲行刼座主江陵僕心不喜道師有過當諫諫而不聽當避位斯言也下筆後頗知其非位受之於君非受之於師不得以孟子論異姓之卿之禮援爲事師之則繼而思之位雖受之于君而所以能受之于君者未嘗非師之力飲水知源不爲無理以故仍而不改昨接手書果招足下之規夫復何辨然足下尚有未悉者書中道座主輕于舉主說良是也舉主知其人其恩重座主知其文其恩殺然唐宋以後科目盛榜舉衰士大夫舍座主無由進身則座主之恩不得不同于舉主東漢舉主有喪門生衰麻避位亦何嘗不以君臣之義行之

師弟之間若曰座主取士彼自奉功令耳于士無與也然則父母生子彼自感情欲耳亦與子無與也惡術之言伊于胡底衛庾公之斯以學射孺子之徒之故叩輪而反孟子與之夫追寇君命也學射小伎也學于其徒非學于孺子也然卒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孟子以為端人且引以證逢蒙之惡然則使孔孟為人門生必不劾座主以為名也可知唐蕭遘挾王鐸上殿昭宗見之甚喜曰卿待座主如此待朕可知李夷簡劾楊憑楊遂貶其門客徐晦送之夷簡表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公肯負國乎古明君賢臣往往觀過知仁十不爽一而足下乃慮禁劾座主將有植黨之嫌則尤與僕言相

背何也僕言事師之道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避位果
如僕言則門生多諫者愈多避位者愈多大臣不辭朝
廷且為之一空矣彼處士者獨無所懾于心而不改絃
易轍乎又安見極黨淵朋而不可動搖也所引楚棄疾
李懷光事尤為不倫楚王將殺子南三泣其子王之心
豈不欲其子之諫父耶然而棄疾之諫與不諫傳無明
文本與父同死或其間必有委曲難全之故遂逝千秋
難以臆斷至于懷光謀反李璀大義滅親自無兩全之
術使當日江陵果謀反則中行劾之當也足下書中所
謂緩不及待是也乃江陵並非謀反所劾者不過奪情
一節則是江陵一身之私罪與宗社安危毫無關涉有

何緩不及待之有而況中行上疏之明日趙疏入矣又明日戈疏入矣又明日沈疏入矣明日張膺攻江陵者如雲而起何勞門下士急急爭先古名臣如漢之趙熹耿恭唐之房杜褚遂良張九齡俱有奪情之事彼諸君子者豈無門生故吏略知大義之人而何以史冊寂然不聞有彈之者何耶史稱江陵相萬曆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江陵爲賢者諱過可矣中行本傳稱中行旣上疏以副封白江陵江陵大驚曰已上耶曰不上不敢白也審是則中行不但不諫其師幷欺蔽之使不知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尚可問

乎左氏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中行好名江斐亦好名觀其驚問疏上否頗有悔過掩覆之思使中行不廷爭之而私執門生之義愛人以德造膝婉陳未必不動其天良而自行求去也及閱疏已上則大名已裂狀如被逐剛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禍僞行所謂賢者之過可微辨不可面數正謂此也且中行爲他人父爲他人毋忍使自己父母之遺體毀傷廷杖尤爲可嗤而此後臺臣閣臣水火債興互相排詆無一日休必至國亡而後已如庸醫治病專務鬬藥爭方而不顧其人之元氣命脈也揚其波者中行與有罪焉僕山居老矣未必有爲座主之日而足下高才少年

爲門生爲座主之日正長言之者無私聞之者有益故

不覺其傾盡云。